

恩 格 斯

論 住 宅 問 題



恩 格 斯

論 住 宅 問 題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134

恩 格 斯
論 住 宅 問 題

曹葆華 關其侗譯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74,000

一九五一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5,001—20,000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曹葆華 關其侗 譯

FRIEDRICH ENGELS
ZUR WOHNUNGSFRAGE

目 錄

第二版序言	一
第一編 普魯東是如何解決住宅問題的	一
第二編 資產階級是如何解決住宅問題的	五
一	五
二	八
三	一〇
第三編 再論普魯東與住宅問題	一三
一	一三
二	一三

譯後

四

三

一五

一四

一三

第二版序言

下面這部著作是我一八七二年給萊比錫的人民國家所寫的三篇論文底再版。恰好在那個時候，法國幾十萬萬佛郎如大雨一樣傾注到德國；公債償清了，要塞和兵營建築起來了，武器和軍用品底貯藏恢復了；可以自由使用的資本，正如流通的貨幣總額一樣，突然大大增加了；這一切正是發生在德國不僅作為『統一的帝國』

● 人民國家 (Volkstaat) 是德國社會民主黨 (愛森拉赫派) 底中央機關報，從一八六九——一八七六年出版於萊比錫。——編輯部

● 是指法國付給德國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這筆賠款係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法國和約所規定的。——編輯部

而且還作爲大工業國登上世界舞台的時候。這幾十萬萬佛郎給予了年青的大工業以強有力的推動；它們尤其是引起了戰後短促的富於幻想的繁榮時期，並且隨即在一八七三——七四年引起了巨大的破產，而德國則由此證明了自己是能夠在世界市場上佔有地位的工業國家。

一個古老文化國家被這樣有利的條件所加速起來的從工場手工業和小生產過渡到大工業的時期，同時也特別是『住宅缺乏』的時期。一方面，大批農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一些正發展成工業中心的大城市中來；另一方面，這些古老城市底建築設計不再適應於新的大工業底條件以及相當的交通條件；街道擴展了，新街道開闢了，鐵路橫跨它們敷設起來了。正當工人們成羣地湧入城市的時候，工人住宅却大量地拆毀了。因此就突然發生了工人以及專以工人爲顧主的小商業者和小手工業者的住宅缺乏現象。在最初就作爲工業中心而建立起來的城市中，這種住宅缺乏的現象幾乎是沒人知道的；例如，曼徹斯特、利茲、布刺德佛德、巴門——埃爾柏腓爾德便是如此。相反地，在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這種住宅缺乏的現象當時就

極端厲害起來，而且大半像慢性病似地繼續存在着。

正是這種厲害的住宅缺乏現象，正是德國工業革命底這個症候，使當時的報刊上充滿了關於『住宅問題』的論文，並引起了各種各樣的救治社會的江湖騙術。一系列這樣的論文也在人民國家上出現了。一位匿名的作者，後來聲明自己是浮泰姆堡醫學博士繆爾柏格①，認為正好趁機根據這個問題向德國工人說明普魯東②救治社會的萬應妙藥底奇效。當我向編輯們表示了我讀過這些古怪論文以後所感到的驚異，他們就要求我答覆，我也就照辦了。（見第一編：普魯東是如何解決住宅問題）

① 繆爾柏格（Arthur Milberger，一八四七——一九〇七年）是德國醫生，普魯東主義者。——編輯部

② 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年）——法國的經濟學者，無政府主義者，小資產階級底思想代表者；共產主義底反對者，小私有財產永存底擁護者。爲了改良資本主義社會，提出了以「無償信用」和「交換銀行」底組織爲基礎的空想制度。馬克思在其所著哲學底貧困一書中給了普魯東底觀點以無情的批判。——編輯部

(的)。在這一系列論文之後，我很快又發表了另一系列的論文，在後一系列論文裏我根據沙克思博士底著作考察了對於這個問題的博愛家——資產階級的觀點。(見第二編：資產階級是如何解決住宅問題的)。在停頓許久以後，繆爾柏格博士才對我的論文惠予答覆，這又使我不得不加以反駁(見第三編：再論普魯東與住宅問題)。這場爭論和我對這個問題的特別研究到此就完結了。這就是曾以小冊子形式再印過的這三個系列的論文發生的經過。現在需要重新印行了，這無疑地使我又要感謝德意志帝國政府善意的關注，因為它的禁令，這本書底銷路便照常大大增加，我因此對政府謹致最深厚的謝意。

爲了這次新版，我把正文校閱了一遍，插入了一些增補和註釋，並把第一編中一個小的經濟學上的錯誤改正了，可惜我的論敵繆爾柏格博士不會發現它。

在這次校閱時，我明自地意識到國際工人運動在最近十四年中有了何等巨大的

進步。當時事實上『拉丁工人二十年以來除了普魯東底著作以外，再沒有別的精神糧食了』，最多也只有普魯東主義底更加片面的說明，這是那認為普魯東係我們大家的導師（*Notre maître & nous tous*）的『無政府主義』之父巴枯寧所作的。雖然普魯東主義者當時在法國只是工人中間的一小派，可是他們具有明確規定的綱領，並且在巴黎公社時期能够取得經濟方面的領導權。在比利時，普魯東主義在窩隆工人中間是不可抗爭地統治着，而且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除了極其個別的例外，工人運動中所有的一切如果不是屬於無政府主義，那就一定是屬於普魯東主義。而現今呢？在法國，普魯東在工人中間已經完全被拋棄了，只是在激進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間還保持着一些擁護者，這些人作為普魯東主義者竟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可是社會主義的工人却對他們作最劇烈的鬥爭。在比利時，佛蘭德爾人已經從

● 巴枯寧（*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一八一四——一八七六年）——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編輯部

窩隆人手中奪取了運動領導權，攆斥了普魯東主義，大大地提高了運動底水平。在西班牙，正如在意大利一樣，七十年代的無政府主義高潮已經過去了，普魯東主義底殘餘也跟着沖走了。雖然在意大利，新黨還在明朝化和形成的過程中，可是在西班牙，那始終忠心於國際總委員會的小核心新馬德里聯盟，却已發展成一個强有力的黨了，這個黨——從共和黨報刊本身也可以看出來——破壞着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影響，比它的叫囂的無政府主義者前輩一向所能做到的更有效得多。在拉丁工人中間，普魯東底被忘記的著作已經被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馬克思學派底其他許多著作所代替了，而且馬克思底主要要求——由升到專政的無產階級以社會的名義奪取全部生產資料——也是現在拉丁國家整個革命工人階級底要求。

既然普魯東主義在拉丁國家的工人中間也最後被排除了，既然它——與它真正的使命相適應——只給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時的資產階級激進派表現出他們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熱望，那末今天為什麼又返回來討論它呢？為什麼要重印這些論文來重新攻擊一個死了的論敵呢？

第一，因為這些論文並不只限於和普魯東及其德國代表進行論爭。依據馬克思與我的分工講來，我的任務是在定期報刊上、尤其是在與敵對的見解的鬥爭中發表我們的意見，以便馬克思有時間來寫作他的偉大的主要著作。因此，我就必須把我們的見解大半用論爭形式陳述出來，以反對其他的各種見解。在這裏也是如此。在第一編和第三編中不僅批判了普魯東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而且還陳述出了我們自己的見解。

第二，普魯東在歐洲工人運動歷史上曾經起過極其重大的作用，他是不能一下子就被忘掉的。他雖然在理論上被推翻了和在實踐中被排除了，可是還保有着歷史的興味。誰要稍微仔細研究現代社會主義，誰就一定要熟悉運動中『被克服了的觀點』。在普魯東提出自己的社會改良實際建議幾年以前，馬克思所著的哲學底貧困就已經出現了。馬克思在這裏只能發現和批判普魯東的交換銀行底萌芽。在這方面，他的著作可以由我這個著作加以補充：可惜是補充得很不充分。如果由馬克思本人來做，那末這一切一定會完成更好得多、更令人信服得多。

最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直到此刻在德國還有很多的代表：一方面是講壇社會主義者和種種博愛家，在這些人物那裏，把工人轉變爲自己住宅所有者的願望還起着很大的作用，因而我的著作用來反對他們還是適合的。另一方面，在社會民主黨本身當中，甚至在帝國議會的黨組當中，某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也找到自己的代表。這是採取下列的形式：雖然承認現代社會主義底基本觀點和把一切生產資料轉變爲公共財產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宣稱它們的實現只是在實際上看不到的遙遠將來才有可能。因此，目前人們就只好依靠單純的社會彌補工作，而且他們依據環境甚至能同情所謂『提高勞動階級』的那些最反動的企圖。這樣一種傾向底存在，在德國，在十足的市儈主義底國土，特別在工業發展正猛烈地和大規模地剷除這個陳舊的根深蒂固的市儈主義的時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們的工人過去八年來對社會主義者鎮壓法、警察和法官的鬥爭中所十分輝煌地表現出來的驚人的常識之前，這種傾向對於運動是完全沒有害處的。然而必須明白了解有這樣一種傾向存在着。當後來這種傾向採取了較爲固定的形式和較爲明確的輪廓，——

而這是必然的、甚至是值得想望的，——那末它爲了制定自己的綱領一定會回到自己的前輩面前，而且這樣一來，就很難於避開普魯東了。

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住宅問題的解決底基本點就是：工人對自己的住宅要有所有權。但是這一點已經由於過去二十年來德國工業底發展得到了特別的闡明。任何其他的國家都沒有這樣多的僱傭工人，他們不僅是自己住宅底所有者而且還是自己菜園和田地底所有者。除了這些工人之外，還有其他許多的工人，他們以租佃者資格事實上相當穩定地佔有着房屋、菜園或田地。與園藝或小農業結合起來經營的農村家庭工業，構成了德國新的大工業底廣大基礎。在西方，工人大半是自己住宅底所有者，而在東方，他們大半是租佃者。家庭工業與園藝和農業底這種結合，因而它與穩定地佔有着的住宅底這種結合，不祇發現於手織業還在向機械織機作鬥爭的地方，例如，萊因河下流，威斯特發里亞，薩克森礦山和西利喜阿，而且還發現於各種家庭工業作爲農村工藝已經生了根的地方，例如，圖林根林地和倫河。在討論烟草專賣問題時，人們看出了雪茄製造業作爲地方家庭工業已經進行到

了什麼地步。凡是在小農陷於窮困狀況的地方，例如，在幾年前的埃弗爾，資產階級報刊總是立刻大肆呼號，主張採用適當的家庭工業來作爲唯一的拯救方法。事實上，德國零細農民日益增長的窮困，以及德國工業底一般情況，都引起農村家庭工業底繼續擴展。這是德國所特有的現象。在法國，我們只有在極其例外的情形下發現類似的現象，例如，在養蠶區就是如此；在英格蘭，因爲沒有小農，家庭工業就依靠着農業日工底妻和兒女底勞動；只有在愛爾蘭，我們才看到縫衣家庭工業就像在德國一樣是由真正農民家庭所進行的。至於俄國和其他尚未踏上世界工業市場的國家，我們在這裏自然就不用講了。

所以，在德國的廣大地區，工業今天是處於這樣的一種狀況，這種情況初看起來很像採用機器以前一般盛行的狀況。不過這只初看起來才是如此。與園藝和農業相結合的早期農村家庭工業，至少在工業發展的地方是工人階級在物質上可以過得去的並且有時候還舒適的生活狀況底基礎，但同時也是他們在精神和政治上毫無地位的狀況底基礎。手工生產品及其成本決定了市場價格，而且由於當時勞動生產

率較之今天是極其微小，所以市場照例是比供給發展得更爲迅速。在十八世紀中葉，英國就是如此，法國也有一部分是如此，特別是關於紡織工業。至於在剛從三十年戰爭底破壞中掙脫出來而在最不利的條件下奮進的德國，情形當然是完全兩樣。爲世界市場而生產的德國唯一的家庭工業、即麻織業，被各種捐稅和封建負擔所壓榨着，不會把農民織工提高到其餘農民底很低的生活水平之上。然而當時農村工業工人却過着相當安定的生活。

隨着機器底採用，這一切就完全改變了。市場價格這時候是被機器生產品所決定，而且家庭工業工人底工資也隨着這種價格跌落了。但是工人却不能不接受這種工資，否則就必須尋找別的工作，而且他要這樣作，就得變爲無產者，即拋棄自己的小房屋、小菜園和小田地，不論是自己的或租來的。只有在很稀罕的情形下，他才情願這樣做。這樣，舊日農村手織工人底園藝和農業，成爲了手織機反對機械織機的鬥爭到處延長下去而在德國還未曾有結果的原因。在這種鬥爭中，尤其是在英國，第一次可以看到：以前是工人比較幸福生活底基礎的這個情況——即工人是自己生產資